



世界经典名著

美国悲剧

(三)

〔美〕德来塞 著

郭 园 译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第二部（续）	员
第二十六章	员
第二十七章	愿
第二十八章	源
第二十九章	園
第三十章	猿
第三十一章	獪
第三十二章	瀝
第三十三章	缘
第三十四章	源
第三十五章	苑
第三十六章	園
第三十七章	愿
第三十八章	缘
第三十九章	怨
第四十章	苑
第四十一章	園
第四十二章	源
第四十三章	源
第四十四章	苑
第四十五章	怨
第四十六章	愿

第 二 部（续）

第二十六章

吃晚饭当中，大家始终只谈一些闲事，什么著名人物啊，计划啊等等，大半跟克勒德没有什么很直接的联系。不过因为他善于应付，一下子就打消了很多对他的反感以及派生的冷漠态度，尤其是一些对桑德拉·芬琪雷喜欢他这件事感兴趣的小姐们，坐在他身边的杰尔·杜布尔希望知道他的具体情况，想知道他是什么人，亲戚朋友的情况怎么样，他来莱科格斯的目的是什么。这些问题都是在大伙儿开玩笑闲聊中对他一一提出的，这倒叫克勒德感到有些想不开。他觉得不方便把家庭情况一五一十地说出来，于是就说，他父亲在丹佛开了一家规模不算很大的旅店。他来这座城市是因为他伯父劝他到莱科格斯来学学衣领这一行生意。他对这一行的兴趣以及能否长久地待下去，心中还没有一定的想法。他不是想知道干这一行适不适合他的前途发展。这句话叫旁边听着的桑德拉和杰尔都有一个印象，不管吉尔伯特放出来的谣传怎么样，克勒德一定还是有点钱和有一定地位的人，要是他在这里不得意，还可以回去。

他的地位以及是否有钱都很重要，所有的人都这么认为。因为，虽然他长得不错，讨人喜欢，在这里还有亲戚，可是，人家说，他只不过是个穷光蛋。而且只是想投靠他大伯家的。这个说法叫人听了很不放心。一个一文不名的职员或是靠人家救济生活的人，即便有好亲戚，人家对他最多客

— 员 —



气一点儿就行了。可是，要是他还有点钱，在别处还有点地位，那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桑德拉现在就放心多了。再加上他比想象中的跟别人要合得来些。因此，她便比早设想的要殷勤一些了。

“晚饭以后，我能跟你跳舞吗？大伙儿最近在什么地方举行了一次舞会？”她对他和蔼地一笑，他就乘此机会首先提出来。

“怎么啦，嗯，当然喽，要是你高兴的话，”她风骚地回答他，存心想逼引他对她进一步的痴情。

“就只跳一次？”

“你要多少次？你知道，这里有十来个小伙子，你进来的时候拿到一份节目单没有？”

“没有看见。”

“那没有什么。吃过晚饭，你就可以拿到一份。第三个，第八个，你可以跟我跳。这样你还可以跟别人跳跳，”她迷人地一笑。“要知道，你该对每个人都应酬一下。”

“是啊，我知道，”他还在望着她，“可是自从今年四月，我在伯父家里遇见你以后，心里一直希望能再次遇见你。我老是在报上找你的名字。”

他要人顾怜他似的，等人家答复他似的望着她，桑德拉不禁被这天真的话迷住了。凡是她去的地方，玩的游戏，他显然没有这种可能去做到，可是在报纸上却可以注意她的名字，注意她的动态。她不禁想多谈谈这件事。

“啊，真的么？”她接着说，“你太好心了，不是吗？不过你看到我的什么消息呢？”

“看到你在十二号湖上，绿林湖上，还到莎伦去，参加



游泳比赛。我还看见你到保罗·史密斯家去的消息，这里的报纸好像认为你对区龙湖的什么人感兴趣，还说你可能和他结婚了！”

“啊，他们这么说吗？真无聊。这里的报纸太过份了，总爱说些无聊的话。”她的语气仿佛在告诉克勒德他说的这些话有些过头了。他便一下子感到狼狈了。这样，她的气平了一会儿，她又继续像方才那样谈开了。

“你喜欢骑马吗？”她甜蜜而温和地问。

“我骑过不多。你知道，过去我在这方面练习的机会很少，不过，我总觉得只要练一练就行了。”

“当然，这并不难。只要练那么一两次，你就会了。再说，”她音量放低了一些说：“我们可以设法找个时间骑马，慢些玩玩。我相信，我们马厩中，一定有你中意的马。”

克勒德得意得连头发都几乎要竖起来了。谁都没有心思吃饭，因为四人乐队已经到了，隔壁起坐间已经传来舞步曲的头一段，那是一间又宽、又长的房间，收拾得只剩下这几把椅子，别的家具都因为碍事被搬开了。

“在人家走开以前，你最好先把节目单和你跳舞的次序好好排一排。”桑德拉提醒他说。

“好的，我马上看，”克勒德说，“不过，我跟你一共就只能跳两次？”

“好吧，那么上半场的第三个，第五个，第八个吧。”她兴高采烈地挥挥手走开了，他也就急忙去找跳舞卡。

这一次跳的舞都是当时相对流行的狐步舞这一类，跳的人可以依照自己的兴致和脾气来一点变化。克勒德上个月跟罗伯特塔一起跳得多了，因此舞姿还相当不错。而且他想



到，他终于和桑德拉这样了不起的姑娘有了交往，甚至有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特殊感情，真是令人兴奋。

他存心想叫跟他一起跳舞的人都觉得他还算有礼貌，对于她们也有兴趣，可是他总还是不断让桑德拉弄得晕头转向的。桑德拉正在格兰特·克伦斯顿的怀抱里如痴如醉地跳着，每次她跳到他身边的时候，她就朝这边看，可是又得像没有看过一样，这是存心让他感觉到她桑德拉是如此风情万种，是那样的一种优美，优雅的生活态度，她是一朵优美的花朵。正跟他一起跳舞的尼娜·坦普恰好在这时对他说：“她真是优雅，对吧？”“谁？”克勒德假装不懂地问，可是偏偏额头和脸都不争气地红起来。“不知你说的是哪一位，是哪一位？”

“你不知道，那你干什么脸红？”

他这才反应过来自己脸红了，知道他躲躲闪闪的态度是有点可笑的。他把头转过来，可是这时候音乐停了，舞伴们分头朝各自座位上走去。桑德拉也跟舞伴走回座位了。克勒德伴着尼娜在图书室窗旁一张有垫子的椅子走去。

接着他跟贝蒂娜一起。他对她献殷勤的时候，她那种冷淡，讥讽，冷漠的神情，使得他感到十分的狼狈。她之所以对克勒德注意，主要是因为桑德拉还觉得他很有趣。

“你真是跳得不错，不是吗？”我看你一定以前跳过很多舞，在芝加哥，还是在其他地方？”

她讲起话来冷冰冰的，而且速度很慢。

“我到这里之前是在芝加哥，不过我并不怎么跳舞，我得工作。”他这时心里在想，像她这样的姑娘要什么有什么而罗伯塔却什么都没有。不过，他这时候觉得，跟这个姑娘

— 源 —



相比较，他情愿选择罗伯塔。她更甜，更热情，更和气，至少没有这么冷淡和高傲。

音乐重新开始，其间夹杂着萨克斯管的清脆而忧郁的声音，这时，桑德拉走过来，用右手牵住他的左手，让他的手搂住她的腰。这是一种自然，亲切，而且叫人感觉舒适的姿势。对日夜梦想着她的克勒德来说，像在做梦一样。

跟着，凭着她卖弄风情的技巧，她望着他的眼睛微微一笑。这是温柔的，勾人魂魄的，又仿佛有无限情意的一笑，他觉得心在狂跳，喉头又干又紧。她身上穿着一件合体的衣服和着一种讲究的香水味，就像春天的气息一般，令人有种如沐春风的感觉，使他心醉。

“玩得高兴吗？”

“高兴，尤其是望着你的时候。”

“有这么多漂亮的姑娘可以让你看呢？”

“啊，没有一个姑娘赶得上你那么好。”

“而且，我跳得最好是不是？而且，我是这里姑娘中长得最美的一个，好吧，你要说的话，我全替你说了。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她用挑逗的神情抬起头来望着他，克勒德感到他要对付的这个姑娘，跟罗伯塔不一样，不知道怎样才好，就脸红起来。

“我明白了，”他很认真地说，“每个人都对你这么说，因此你就不要我这么说了。”

“啊，不，并不是全部，”他老老实实在地反驳她，桑德拉觉得又是高兴，又被他难住了，“有很多人并不觉得我长得很美。”

— 缘 —



“啊，仿佛真的似的，”他非常高兴地回答说，因为他察觉到，她并不是跟他开玩笑的。可是他又不es再说什么称赞她的话。他就把话题拉到别的事情上去，后来话题又回到吃饭时说的骑马，打网球上来了，他问：“所有在室外的游戏和运动，你都喜欢，是不是？”

“啊，还有不喜欢的？”她马上兴奋地回答，“实在没有比这更喜欢的了。我喜欢骑马、打网球、游泳、开汽艇、开三角帆快艇，简直喜欢得发了疯。你也游泳，是吧？”

“啊，当然。”克勒德神气十足地说。

“你打网球吗？”

“嗯，我刚学，”他说，他不敢说他根本不会打，“啊，我就喜欢网球。我们不妨什么时候打网球玩玩。”

这句话又使克勒德提起精神来。这时，她跟着一支流行情歌哀婉的曲调，像朝霞初升一般轻盈地舞着，一面紧接着说：“克勒德·格里弗斯，勘探图尔特，格兰特跟我打双打真有点儿。今年夏天，在绿林湖，十二号湖决赛的时候，差不多都被我们打败了。至于开三角帆快艇跟跳水，那你该瞧瞧我的表演。我们这会儿在十二号湖上就有一只最快的汽艇，是斯图尔特的。我可以每小时开六十英里。”

克勒德马上懂得她谈到的这个话题不只是她心爱的，而且是她感到非常兴奋的。这种游戏不只是入迷的室外运动，而且，她在社交场中相熟的人最喜欢这种游戏。可以表演一下她夺得胜利的本领。此外还有一些，只是他暂时还了解得不够，就是这些游戏，能给她一个她最心醉的天地，可以说是压倒了一切。她穿着一套游泳衣，一套骑马的装束，或是打网球，跳舞，开汽车的衣服，那多美啊！

— 远 —



他们俩继续跳舞着，感到两人都有一番情意，因此都有些陶醉。一种热情和兴奋表现于桑德拉的种种暗示之中，要是在各方面，克勒德能够具备条件，那她也许就会跟他到各处去玩一玩。他认为这些可以成为事实。其实他表面上自信，背后却隐藏着连自己也不信任的心理，他眼睛里流露出一种非常急切，但有些悲哀的神色，他说话的时候在那坚定而有把握的声音里，带有忧郁调子。要是她注意也可能发现这一点。

“啊，已经跳完了。”他忧郁地说。

“我们叫他们再来一个，”她一面跳着，一面说。乐队又奏起一支轻快的曲子，他们就再次地跳起来，轻盈的舞步在飞奔，他们跟着音乐的节奏尽情地沉醉在舞池中，仿佛起伏的波涛中浮起的两块小木片。

“啊，和你在一起真快乐，这真美……桑德拉。”

“你不能这样称呼我，知道吧，你对我还不怎么熟呢。”

“啊，我是说芬琪雷小姐。你该不至于生我的气吧？”

他的脸色苍白，又悲哀起来。

她也注意到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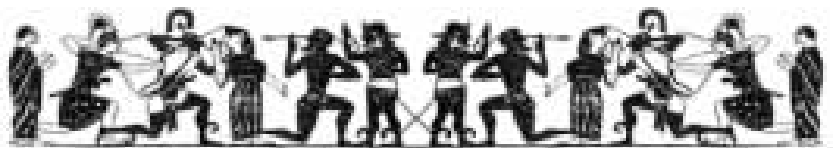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我真的没有生气。我……有点儿喜欢你，当你不是感情冲动的时候。”

音乐停止了，轻盈的舞步变成了漫步。

“我想看一看，外面是不是还在下雪。”桑德拉问道。

“啊，好的。走吧。”

他们急忙从正在走动的一对舞伴身边挤过去。走出一扇偏门，来到铺满了轻盈、静寂，像羽毛一般的雪花世界。但见空中片片雪花还在不知不觉的沉寂中飞舞。



第二十七章

十二月以后的日子给克勒德带来一些又得意又烦恼的复杂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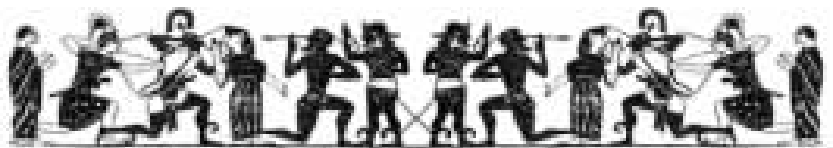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桑德拉·芬琪雷觉得，作为一个爱慕她的人来说，他是很让她喜欢她。一开头，就打算既不要对他太好，也不要冷漠他。不过，她的社会地位实在太显赫，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她倒是有点踌躇。因为克勒德实在太穷，连格思菲思一家也不搭理他，她就不愿过分地流露出对他的情意。

这一切，有一个最主要的动机，就是有心对吉尔伯特的堂兄弟表示好感，来气气吉尔伯特。此外，还有另一个方面，她喜欢他，他那漂亮的样子，还是他对她本人和她的地位的崇拜，都叫她又得意，又着迷。像她这样一个性格，就需要克勒德用真心实意，而又罗曼蒂克的奉承迷恋她，可又不敢过分地惹恼她。他的身心活力，恰恰可以和她相配。

因此，应该如何跟克勒德继续交往，而又不引起人家过分的注意，引来议论，这真使桑德拉伤透了脑筋。晚上睡下以后，她调皮的小脑袋老是盘算着这些。不过那一晚在杜布尔家遇见过他的人，都注意到她对他的兴趣，再加上他的表现很讨人喜欢，对人很殷勤，他们这些人，也就一个个地认为他是够格的了。

两星期以后，克勒德在斯塔克公司里物色不太贵的圣诞礼物准备送给他的家人和罗伯塔的时候，遇见了来补办一些东西的杰尔·杜布尔，她就邀请他去参加范达·斯蒂尔第二天在格洛弗斯维尔家里举行的舞会。杰尔自己打算跟弗兰克·哈里特一起去，至于桑德拉·芬琪雷，她还说不准去不去。

— 愿 —



好像还有一个什么聚会正在筹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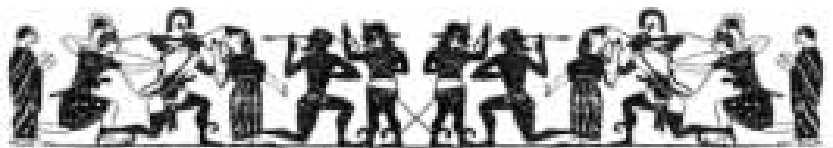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到时候特雷西的车可以路过你那儿，”她接着说，“再不然……”，她踌躇了一下说，“我们动身以前，你到我们家来吃晚饭怎么样？就只是我们家里的人，不仅我们很欢迎你，跳舞要到十一点才开始。”

舞会定在星期五晚上，克勒德原来约定这一晚跟罗伯塔的约会取消，尽管对取消约会的困难和该不该这么做，也不是没有一点犹豫。因为，他现在被桑德拉迷住了，可是对罗伯塔仍有着深厚的感情，也不愿这样使她难过。他知道她一定会非常失望。不过，这个社交机会突然出现新的情况，虽说来得迟了一些，他还是既得意，又兴奋。要他想到谢绝杰尔，那是不可能的，怎么啦？放弃到格洛弗斯维尔去拜访斯蒂尔这家人的机会？而且是跟在杜布尔兄妹一起去，并非靠格里弗斯一家帮什么忙。对罗伯塔也许不忠实，残酷，欺骗，但不去又可能见不到桑德拉呢？

于是他说他准备去，不过话刚出口，就立刻决定得到罗伯塔那里去一下，对她解释一下，找一个适当的借口，譬如说，格里弗斯家请他去吃饭。这样一说，就会使她肃然起敬，觉得理由充足。如到罗伯塔家以后，发现她出来了，他就决定第二天到厂里再向她解释，必要的话，写张字条给她。为了弥补，他决定不防答应她星期六陪她到芳达去，到时候再把礼物送给她。

可是星期五上午，在厂里他却并没认真地向她解释，甚至也没有像早先那样显得不高兴的样子，只是低声到：“亲爱的，今晚的约会不能不取消了。伯父家里请我去，我非去不可。而且是不是能来，还没有把握。要是结束得早，我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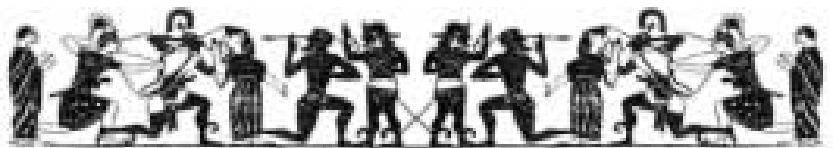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 怨 —



试能不能回来，不过要是不回来，明天我到芳达的车上跟你见面。我有些东西想送给你，因此，不要难过，今天早上才得到信儿，不然的话，我早告诉你了。不会觉得难过吧，是不是？”他装得很发愁地望着她，表示他对这件事也非常难过。

可是罗伯塔呢，她原来想送给他礼物，原想最后一晚快快活活地跟他叙一叙，却这样随便地被抛到一边，就只是摇头，仿佛说：“啊，不行。”她的神情沮丧，心想在这个时候，这样抛开她，不知道预兆着什么不详的事。到现在为止，克勒德一直是体贴入微的。他最近跟桑德拉来往的事一直被这种做作出来的，仿佛跟早先没有什么两样的热情遮掩起来了，把她蒙骗了。他说人家请他，他又不能不去，因此不得不这样办。（这话也许是实在的。可是，啊，她早先计划好的这个愉快的晚上啊。）这样一来，他们就整整三天不能在一起。在厂里，后来在自己房间里，她只是半信半疑，觉得难过，心想克勒德至少也该跟她说在伯父家里吃过晚饭以后，迟一些到她家里来。这样，她好把礼物送给他啊。不过他后来补上的一句话，说明晚的饭可能结束得太晚，他没把握。如果人家说起饭后到什么地方去玩儿的话。

克勒德先到了杜布尔家，后来又到斯蒂尔家去。在一个月前，他怎么也梦想不到的这一连串新的局面，使他又得意，又颇有信心。因为，在斯蒂尔家，他马上被介绍给二十来个知名人物。他们注意到他是杜布尔这家人陪着来的，而且也是跟格里弗斯一姓，他和他的关系似乎也非同一般，就马上请他参加他们的聚会，或是暗示要举行什么聚会，也说要请他一起去。过后他掐指一算，只尽可能参加格洛弗斯维



尔的范达家的新年舞会，还要参加莱科格斯的哈里特家打算在圣诞前夜举行的宴会和跳舞会。这一次的聚会还邀请了吉尔伯特和他的妹妹蓓拉，还有桑德拉，贝蒂娜和另外一些人。

最后还有一件事，午夜时分，桑德拉也来了，斯各特·尼科尔森，弗雷第·塞尔斯、贝蒂娜跟他一起来的，最初她还装作不知他也会来的样子，只是后来才有点屈尊地招呼他：“啊，我没有想到你也在这里。”她披着一条深红色的西班牙式披巾，非常富有诱惑性。不过，克勒德一开始就察觉到她明知他在场，一有机会便来到她身边，非常仰慕地问：“你根本不打算跟我一起跳舞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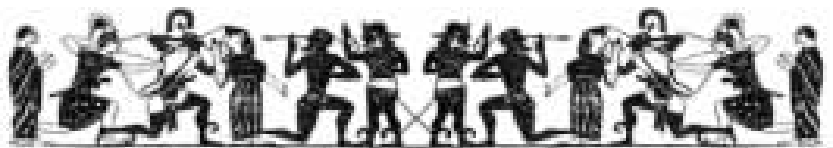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怎么啦，当然啦，要是你想跟我跳的话。我还以为你已经把我给忘了。”她挖苦道。

“就像忘得了似的，今天晚上我到这里来，惟一的目的就是再次见到你，自从上次见到你，其他任何事与人我都不曾去想。”

他实在被她的风姿与神态迷住了，并没有因为她表面所装出来的冷漠而减少半分。相反，他倒是更加入迷。再说，他现在这种疯狂般热烈的程度，也由不得她不动心。他眯起眼睫毛，眼睛里闪着令人心乱的火热欲念。

“我的天啊，你只要高兴，就能说出一大堆冠冕堂皇的话来。”她摆弄着头上一只梳子似的小玩艺儿，一面微笑，“而且说得就跟真的一样。”

“你是说你根本就不相信我，桑德拉。”他像发疯似的狂问。他这样第二次直接叫她的名字，她和他都觉得心跳动地厉害。她虽然想责备他太狂热，可是终究是因为对她的爱



慕，而且她觉得这样很舒服。

“啊，是啊，我是这个意思，”她一说了这句话，就觉得有些后悔，而且心中似乎也有些慌乱。她决定要对他抑制一些，或者放开一些吧。她想这都不太容易。“不过，你得说一下，你要跳哪一次，有人约过我了，”接着，她把节目单读给他听，神情又迷人，又调皮。“只可以选第十一个，也就是下一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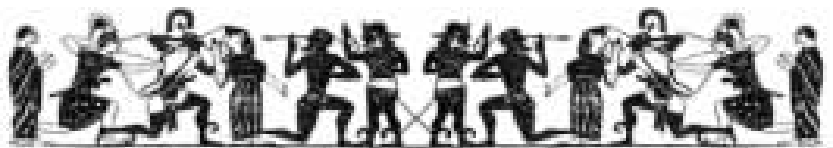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就这一次吗？”

“好吧，第十四次也给你，真是贪心不足的人。”她望着克勒德的眼睛笑起来。这一笑可把他整个人都给征服了。

后来跳舞的时候，她从弗兰克·哈里特那里已经听说，他已经邀请了他参加圣诞前夜在他家的晚会，又得知杰西卡·芬特也请他除夕到乌蒂加去。她就马上觉得他有希望成为一个像模像样的人士了，认为在交际中，他不致像她当初那么担心的那样，成为一个负担了。他很可爱，这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对她也是全心全意的。可是这样一来就有可能使某些姑娘看到上层人物这么看得起他，就对他有意思，企图削弱他对她的一片忠心。她天生爱慕虚荣，骄横任性，就决意防止这件事。第二次跟克勒德跳舞的时候，她便说：“圣诞前夜，哈里特邀请你了，是吧？”

“是啊，而且这都是沾你的光，他热情地说你也去是吗？”

“啊，非常抱歉。我虽被邀请了，我也但愿能去。不过，你知道，我早先约好要到阿子迪尼去，然后到萨拉把加去过节。我明天就动身，新年以前回来。不过，弗雷第有几个朋友，准备在施纳克达特举行一次大规模的聚会。你堂妹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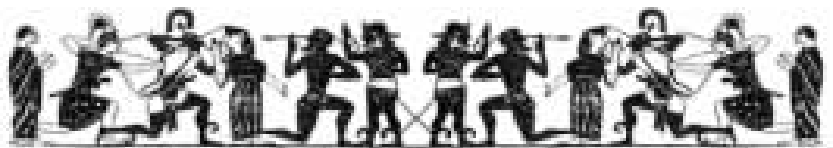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拉，我的弟弟斯图子特，还有格特、贝蒂娜都打算去。你要是高兴，不妨和我们一起去。

她原来想说“我”，可又改成了“我们”。她心想，这样一来，当然可以向所有其他人露一露她对他控制的力量。因为这样一来，芳特小姐的邀请就被取消了。克勒德立刻接受邀请，而且还很高兴，因为这样又可以跟她在一起了。

可另有一件事使他惊异，简直被吓呆了。就是经她这么随随便便，可又非常亲切、非常肯定地一安排，她就要叫他重新遇见蓓拉了。而且蓓拉立刻会把他跟她和别的一些人一起玩的消息告诉她家里的人。格里弗斯家至今还没有请他到那里去过，甚至也没有请他过圣诞节。这样一来，会发生什么事呢？因为，桑德拉让克勒德搭车的消息，还有后来不定期俱乐部也请过他的消息，虽然也传到了格里弗斯这家人的耳朵里，可是他们还是没有请他到那里去过。吉尔伯特·格里弗斯火气很大，他父母呢，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因而还没有什么动静。

不过根据桑德拉的意思，他们这一帮人不妨在施纳克达特停留一晚，到第二天早上再回来。这她起初并没有详细地告诉克勒德。他如今早已忘记罗伯塔在卑尔兹待了好几天以后，到时候要回来了，既然他在圣诞节抛开了她，她自然希望他能够在除夕跟她在一起，这个麻烦，他后来才想到。如今他只是因为桑德拉想到了他而感到幸福，就非常兴奋，一口答应了。

“不过你要知道，”她谨慎地说，“不管在这里还是那里，或是随便什么地方，除非我先表示你决不可以对我特别注意，或是想到什么事情上面，不然的话，我就不能跟你见面



啦。改一天我再跟你谈这件事。你要知道，我爸爸妈妈很古怪。我这里有些朋友也是这样。不过，你要乖乖的，装得很冷淡，知道吧，那这个冬天，我也许能和你多见几回。明白了吗？”

这一番知心话使他陶醉得用任何言语也无法形容。这番话是因为他太心急了她才这么说的，这他也明白。这时候，他只是痴痴地望着她。

“那么，你是否有点儿把我放在心上呢？”他同样用半询问，半恳求的口气说，他的眼睛中闪着动人的光芒，使她非常陶醉。桑德拉这会儿既小心又谨慎，又陶醉；既充满着情欲，又对自己该怎么办拿不定主意，便回答说：“嗯，我还不能说我对你很喜欢之类的话，但有时我又确实感觉到更喜欢你一些。你会跟我到施纳克达特去吧？”

“是啊！当然去了。”

“这件事，我会写信告诉你，或者，我可以打电话给你。你有电话是吧？”他把电话号码给了她。

“要是万一有什么变化，别不高兴。我改天会跟你在一个地方见面。”她微微一笑。克勒德觉得喉咙像哽住了一样。想到她对他这么直接，还说心中也有他，他就控制不住了。你想想看，这样美丽的姑娘，一切男人追求的对象，而且是那种对追求她的人可以随心所欲挑选的姑娘，现在竟然把他也划进了她的生活圈子。

第二十八章

第二天早上六点半，克勒德从格洛弗斯维尔回来才休息了一个钟头，就为怎样调整他跟罗伯塔的关系而顾虑忡忡。

— 源 —



罗伯塔今天要到卑尔兹去了。他原来答应送她到芳达去的。可是现在不想去了。用什么办法推辞掉呢？

所幸他在前一天听到惠根跟里琪说，今天下班以后，要在斯密里的办公室举行一次各部门负责人的会议，也要他参加。人家并没有对克勒德说什么，因为他这个部门是附属里琪名下的。不过他还是决定把这件事当作理由。中午前的一个小时，他便在她的桌子上留下一张字条：

亲爱的，非常对不起，刚接到通知，我必须参加下午三点在楼下举行的各部门负责人的会议。所以，我不能把你送到芳达去了，不过下班以后，我会到你家中待上几分钟。我有样东西送给你，请一定等我。深感抱歉。你星期三回来时，我一定去看你。

克勒德

罗伯塔起初因为不能马上看信，心里还很高兴，以为信里对下午的事又有什么好消息。可是几分钟后，在休息室中一打开信，马上不高兴了。除了这一次以外，克勒德昨晚也失约了，早上又是这个样子。据她看来这种变化不是想疏远她，就是有什么心事。她不敢想，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变化说不定他不能不去参加会议，正像他接到邀请之后，不能不到他伯父家中去一样。不过，在前一天，他跟她说过那一晚不能跟她在一起时，表情似乎还很高兴，并没有因为她要离开而难过。他究竟知道她一去就是三天嘛？他明明也知道，她最不愿离开他，不管多久。

— 缘 —

